

父爱绵长

汪振路

2011年1月10日晚上，我正在单位加班，突然接到爱人电话，说岳父走了。我连忙赶回家，到家后，我坐在沙发上，回想岳父过往的点点滴滴，泪水顺着脸颊不停地流，控制不住。

我和岳父算是有缘，第一次见面，有点偶然，想起来有点滑稽好笑。我和爱人是同事，我们进入单位不久认识了，彼此有好感，开始接触恋爱。1993年春节前约定，春节期间我去她家拜访未来的岳父岳母。那时通讯不发达，去前也没联系，只能根据未婚妻所描述的路线图前行，好在路在嘴上，边走边问。1993年大年初四，我乘坐从舒城到安庆、路过桐城的长途汽车，在桐城大关州铺镇汽车站下车。站前有个卖水果的老板是爱人家的亲戚，我恭敬地向水果摊老板打听岳父家住址，水果摊老板让我左转去镇政府大门楼，到了镇政府大门口，遇见人再问就到了。我按照水果摊老板的指引，果然一转弯就看见镇政府大门楼，也许春节放假，通向镇政府的路上几乎没人。这时，我看见一位60岁左右的大爷，穿着一件灰色中山装，头戴冬季保暖帽，背着手转悠。我急忙上前询问：“老人家，向您打听一个人的住址。”当我说出岳父的姓名时，他转过身，用一种异样的眼神打量着我，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你跟我走。”我心里想，算问对人了。走几步左转，走进一条老街，老街有坡度，铺着石板路，路两侧都是有年头的平房，大多是住家。没走两步就到了，老人家把我领进一户人家。刚跨进屋，就看见院内的爱人——那时的未婚妻，正在自家打的井边打水。她停下手中的活，忙问道：“你怎么来了？”我说：“按照你讲的路线找来的，感谢这位老人家带路。”未婚妻听了我的话，哈哈大笑说：“他是我爸！”“不好意思，伯父好！”岳父面带微笑，把我引进客厅，仍是没多说话。

我和爱人是1993年结婚，几乎是裸婚。岳父母没有任何要求，二位老人家体谅我们年轻人的不易，这份恩情我至今仍心存感念。

对岳父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年春节后送我们返城的情景。春节去桐城拜年，拜完年后便要回六安上班。那时我们自己没有车，来回都要乘长途车。每次回六安，岳父都会风雨无阻地陪同我们一家到路边候车，直至送上车才放心。

我们从桐城回六安，一般在大关州铺镇安合路和红旗路交叉口东北角路边的一棵香樟树下等候。六安和安庆的长途车相向对开，一天各自一班，上午去，下午回，这条线路至今仍在运营。若是上午回六安，就等候乘坐安庆发往六安的皖H班次；若是下午回六安，就要等候乘坐从安庆返回六安的N班次。

岳父岳母和爱人三姐一家住在一起，他们的住所位于桐城州铺镇红旗路中段，离安合路大约150米距离。

每年春节回六安，我们一家三口手拎肩扛行李，走出三姐家门。岳母由于腿脚不好，一般送出门，站在门口目送我们；三姐及姐夫也送到门口。只有岳父，一直跟随着我们，一路送到安合路边，陪着我们候车、上车，年年如此，直至他病逝。

岳父每次送我们出门时，喜欢双手后背，默默跟着，一般不主动说话。爱人带着儿子走在前面，我和岳父并排走在后面，我不时和他老人家说话。岳父自己不主动抽烟，我递给他一支，他会接着，给他点火，他便抽上。到了安合路边，我们放下包裹，等候汽车。儿子那时年纪小，活泼好动，有时围着外公嬉闹，岳父总是微笑着，静静看着外公玩耍。

爱人不时张望从安庆方向过来的车辆，我也在留意，担心客车会一不留神开过去。若看见客车来了，就要招手示意司机停车。乘坐次数多了，从安庆到六安的客车班次，到达桐城州铺的时间，无论上午还是下午，一般是固定的，我们心中也有数。当然也有特殊情况会误点，等候四十多分钟也是常有的事。

记得有一年春节，瑞雪飘飘，天寒地冻，路上结着冰。出门时我们一再劝阻，不让岳父相送，可岳父还是坚持要送。车辆可能在路上出了状况，等了四十多分钟，车子还没来。儿子有点不耐烦，一个劲催问：“汽车为什么还不来？”我知道，儿子的耐心是有限的。这时，我和爱人看见老爷爷因为天冷，已经蜷缩着身子，催促他回去：“爸，天这么冷，又等了这么长时间，您就先回去吧。”岳父说：“没事的，车子应该快到了。”正如岳父所说，没过多久，客车就来了。我们一家匆匆上车，坐下后，车门关上启动，隔窗望去，我看见岳父才转身，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此时此刻，我深感父爱如山。

岳父虽然平时话不多，但遇事淡定、果敢、有担当。记得2000年，岳母去六安小住，没想到有一天早晨，岳母独自去菜市场买菜，没留意踩上了别人随手扔在地上的香蕉皮，脚一滑摔了一跤，一侧大腿骨摔碎了。当时我们准备送岳母往医院治疗，同时给岳父打了电话，把岳母摔伤的情况告知了他。岳父听说后，说你们上班哪有时间照顾，坚决要求把岳母送回桐城，由他来照顾。我知道，岳父这是在替我们分担。毕竟岳母是在我们这里受的伤，理由应由我们安排住院治疗。但在岳父的一再坚持下，我们最终把岳母送回桐城。每次想起这事，我内心都感激不已。

岳父对兄弟情深义重。记得住在六安的爱人小叔——也就是岳父的小弟，退休后生病了。我们把情况告知岳父，他得知后，第一时间赶来六安。我们本以为他来看看就回去，哪知他帮了换洗衣服，一待就是一个多月。每天陪着小叔散步、聊天，两兄弟有聊不完的话，直至小叔病好，他才回桐城。

岁月悠悠，如今那棵陪伴我们候车的香樟已是参天大树，枝繁叶茂。我们每次回桐城走亲戚，开车经过那棵香樟树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的老岳父，感觉他老人家依然健在，仍默默地伫立在那里，静静地等候着回家的儿女。

再一把扯起我，拽进锅场(厨房)，放进大木盆里。盆内已放了热水，我给洗了一激灵，我娘手脚麻利地从头到脚把我搓洗一遍，擦干，然后塞进蚊帐。“今晚陪你爹看秋。”

娘又回到场子，和爹继续脱粒。场地上稻捆子堆得像小山，他俩又是急活的人，定要忙一夜的，根本不需要看秋。

一折腾，睡不着了。夜静得只听到脱粒机咕咕咕的声响。这响声我白天经过脱粒机旁没听到，而此时，它响得一会儿清脆，一会儿空转；一会儿沉闷，这是在脱粒。我仰面躺着，月亮走到中天，光透过蚊帐时抖了一下，细瞧，露水打湿了蚊帐，好多网眼充盈了水滴，越来越密，掉下了一颗，砸到我脸上。

脱粒机声音弱了，爹娘许是累了。我掀开帐门，见他俩踩脱粒机的腿微微发颤，我很想叫他俩歇歇，又怕挨骂，就关上帐门。星星稀疏了，月亮西斜了，迷迷糊糊听到我爹说这堆稻子卖了万儿户就不远了，我娘说秋后该定砖了明年春天就能动工，我爹说盖好新房媳妇才有底气，我娘笑，他爹多大脸面定媳妇，我爹说快得很，呼噜一下长大了……

我眼前亮起来，几间新房出现在光里，红砖灰瓦，窗户亮堂，屋地没有泥灰，光脚走都不会脏，和爹二姐念的书上画的房子一模一样。

特别策划

邮箱：48221941@qq.com

重阳，古老节日的温柔回响

张正旭

重阳的源头，可追溯至先秦之前。《吕氏春秋·季秋纪》载：“(九月)命家宰，农事备收，举五种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仓，祇敬必飨。”“是日也，大雩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可见彼时秋九月农作物丰收之际，已有祭饗天帝、祭祀祖先以谢恩德的礼仪活动。“重阳”之名，源于《易经》“阳爻为九”的哲思——“六”为阴数，“九”为阳数且为“极数”，喻天之高“九重”。双九相叠，九九归一，一元肇始，万象更新，古人遂视此日为吉祥庆盛之时，渐有饮宴祈寿之俗。明代张岱《夜航船》云：“九为阳数，其日与月并应，故曰‘重阳’。”恰是这一文化内涵的精准注解。

作为农耕文明的产物，重阳节深深镌刻着先民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邵雍家有“鱼米之乡”的美誉，稻麦盈仓、果蔬丰饶，农人们以最浪漫的方式庆贺丰收——“晒秋”。若说平日晾晒是农事的潦草彩排，重阳晒秋便是最隆重的登台表演。清晨的秋阳尚未炽热，农户已将竹箔铺开，铺上新洗的被单，整齐码放葫芦片、茭瓜片；簸箕里的红辣椒艳若丹霞，筛中的大跳蚤如碎金，秧篮里的萝卜串垂挂如翡翠帘，连马齿苋、野苋菜根这些“长命菜”

“假人参”也在晒场占得一隅。奶奶辈的老人一边翻动这些“大地的馈赠”，一边念叨“重阳晒秋，来年丰收”，铿锵的锣鼓声中，人们载歌载舞，这场盛典既是对丰收的庆贺，更是对土地的礼赞。霍邱的晒秋，早已不是简单的农俗，而是山水人文孕育的地域图腾，在斑斓色彩中彰显着农耕文化的厚重底蕴。

当皖西的秋意浸透成熟与思念的味道，重阳节便悄然漫过田埂与街巷。这是承载千年意蕴的日子，登高望远、赏菊品酒的古俗穿越时光，在“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的吟唱中愈发清晰。而在霍邱，重阳的温暖更藏在人与人的温情相拥里，如秋日私语般漫溢在每个角落。

宋店镇的校园里，少先队员们红领巾格外鲜艳。孩子们带着手绘贺卡、编织挂饰等亲手制作的礼物，在老师带领下走进留城寺村敬老院。“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古训，在此刻化作最生动的实践：有的孩子踮脚为老人捶背，稚嫩的小手起落间，揉散了岁月的疲惫；有的趴在老人膝头，讲着课堂趣事，把笑声冲进皱纹里；还有的帮老人整理床铺、打扫庭院，红领巾在暖阳下跳动成最鲜活的色彩。老

人们紧攥着礼物的模样，仿佛握住了整个秋天的暖意，欢声笑语与桂花香缠绕在一起，让“尊老敬老”不再是抽象的美德，而是流淌在血脉中的温情力量。

重阳糕的甜香总能准时唤醒味蕾。这道节日必备的美食，因“糕”与“高”同音，承载着“步步高升”“寿高九九”的祝福，成为晚辈赠予长辈的心意之选。松软的糕体裹着桂花蜜，入口的甜意与秋日的清冽相融，恰如节日里的温情，绵长而醇厚。

霍邱的秋日光景里，重阳如一颗温润的石子，投进心湖便漾开层层涟漪。李清照“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词句，轻叩思念的门扉；毛泽东“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的豪迈，又为这份情添了几分生命的厚重。看那晒场上的五彩斑斓，听那敬老院的欢声笑语，品那重阳糕的清甜软糯，皆是对生命的敬畏、对美德的弘扬、对传统的坚守。

愿每一个重阳，都能与霍邱的秋相拥——看晒秋似锦缎铺展大地，听敬老的欢歌萦绕街巷，让这份古老节日的温柔回响，在岁月长河中永远熠熠生辉。

桂香误

时培余

花树下，但见灯影里一白衣女子正踮脚摘桂花。长发披散在肩上，虽看不清面目，已经构成了一幅画了，若再近一点，就破坏了这静美的画面，只得悄悄退身走开。

今晚，和妻子散步走到东门边一株大桂花树旁，正说着这许多的桂花可以摘下来焙干做桂花茶，抬头间，一女子正探着身子摘桂花呢。是害羞，还是怕保安看见，“犹抱琵琶半遮面”。想想或许都不是，这等雅事本该就该做，不是吗？是夜露了很久，第二天心恰好担心了一番，桂花恐是被打落了吧，不会那么香了吧。当我们走在林荫道上，深呼吸，整个人从里到外都被花香润透，肺腑肝胆间尽是桂香，哪里还有半点空隙容纳熙熙攘攘的喧嚣。

当下的微风也好，忽来的一丝细雨也好，来日的灼灼秋阳也好，都不过是为了织就一幅“三秋桂子，九夏芙蓉”的情景。走着走着，雨丝起了，细雨里花香倒显得更切近，是这细雨借了花的香，还是桂香借了雨的厚？不去想它。是一年一季桂香误了人，还是查香人影误了一年一季的桂香？无需想它，满地的落花如雪，可算是作答。

水，洪水淹了台子，冲垮了草屋，也淹没了柿子树。大队派人划船把舅舅接上了岸，安置在大队排灌站里生活。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不少人家在宅基地上种起了果树，柿子树因不挑土、易成活，慢慢成了大家的首选。一到秋天，红柿子挂满枝头，就成了乡村常见的风景。

柿子多了，孩子们也不再眼巴巴盯着别人家的树了。我家老宅也种了几棵，每到成熟时，自家柿子吃不完，母亲总会摘一些分给孩子多的邻居。

我们也慢慢学会了处理柿子的方法，比如做“烘柿子”和“搅柿子”。想吃软甜的，就把柿子和苹果一起放进塑料袋，扎紧袋口放几天，柿子就变得晶莹剔透，轻轻一咬，果肉绵软沁心，甜润绵长；想吃脆的，就用温水浸泡，定时换水，两三天后脱涩完成，“搅”好的柿子酥脆清爽，别有风味。

如今，村里的青壮年多进城务工了，柿子树却依旧年年结果。熟透的柿子太多了，留守的老人与孩子根本吃不完，拿去卖又不值钱，做柿饼工序复杂且易变质，于是很多人干脆就让柿子留在枝头，当成风景，也留给鸟儿做过冬的粮食。

那一树树红艳艳的柿子，多像留守老人挂在门前的灯笼，是盼着游子归来的路标。远归的儿女，走到村口，望见那一树温暖的红，就找到了家的方向，看见在村头等候的爹娘和孩子。

又见柿子红

史云喜

转眼又是深秋。为看看家乡几年来的变化和农村秋色，我开车沿着村里的循环路慢慢绕了一圈。夕阳西斜，炊烟从散落的屋顶升起，几只白鹭掠过竹林……整幅画面像一张淡雅的水墨画，安静、朴素，却让人心安。

走进村庄，又遇另一番景象。一树树柿子，红彤彤、黄澄澄地挂满枝头。鸟雀在树枝间跳跃鸣叫，给宁静的村庄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

当下，正是柿子成熟的季节。农村里，房前屋后、路旁田边，柿子随处可见。秋日的柿子像一串串小红灯笼，挂在枝头，透出祥和与喜庆。它们仿佛默默陪伴着留守的人们，让日子不再那么孤单。

柿子，像是吉祥与温暖的化身。那满眼的红，也像是乡村红火生活的写照。想起小时候，农村还穷，柿子树也少。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全村只有三伯家门前一棵柿子树。那年刚挂果，全村的孩子都眼巴巴地盯着。等到柿子才长到鸡蛋大小，还青涩的时候，我和几个小伙伴就忍不住偷摘了几个。一口咬下去，涩得舌根发麻，这时才明白，柿子没熟是不能吃的。

第二年秋天，三伯家的柿子树长高了，果子快成熟时，树下拴了条大黄狗，看得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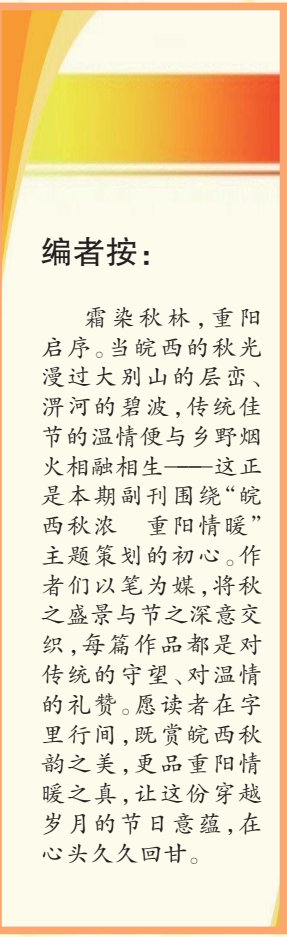
紧的。我们几次想去“试探”着摘几个果实，却被狗叫声惊得不敢靠近，没有成功。那一树的红柿子，简直让全村孩子急红了眼。

最开心的一次摘柿子经历，是在我老舅家。舅舅性格孤僻，中年未娶，胆子却大，时常一个人在雨夜里去湖边捕“戏水”鱼。后来大队安排他去看护湖边的庄稼，他就一个人在湖区的台子上住了好几年，守着一片荒凉的土地，耐着无人区的寂寞。

一个秋日星期天，母亲让我去给舅舅送一双她新做的布鞋，顺便打打牙祭。舅舅很勤快，一个人在湖边散养鸡鸭，日子过得还算殷实。我高高兴兴地沿着防洪堤走了个把钟头，终于找到他住的那个台子。

几间低矮的茅草屋零零地立着，周围杂草丛生，草从里歪歪斜斜斜长着几棵果树。其中一棵柿子树上挂满了红柿子，把细小的树枝都压弯了。我急着问舅舅：“柿子红了，能吃了没？”他说刚摘下来的还涩，得放几天。然后他找来一个袋子，让我全捆去带回家。那一刻，我心里乐开了花。

那棵柿子树，陪舅舅度过了许多孤独的岁月。春去秋来，潮涨潮落，它和他一起守着城东东湖，守着湖边的庄稼。直到有一年发大



编者按：

霜染秋林，重阳启序。当皖西的秋光漫过大别山的层峦、涓河的碧波，传统佳节的温情便与乡野烟火相融相生——这正是本期副刊围绕“皖西秋浓 重阳情暖”主题策划的初心。作者们以笔为媒，将秋之盛景与节之深意交织，每篇作品都是对传统的守望、对温情的礼赞。愿读者在字里行间，既赏皖西秋韵之美，更品重阳情暖之真，让这份穿越岁月的节日意蕴，在心头久久回甘。

秋日里的母亲

(外二首)

杨定祥

系着蓝布围裙
在抗埠河拐弯处
膜拜成稻穗，钓起
半河晨光，一弯暮色

母亲脊背的弧度里
住着整个打谷场
她摊开的手纹
是每粒稻子回家的路径

远远望去，母亲是田野里
一株移动的稻穗
抗埠河的秋光
捣衣的女子，水花溅起寒
星

漂洗着崭新的《洗衣歌》
她们洗衣，也洗思绪
以水为镜，梳妆日渐丰润
的秋色和巧笑

老翁公的号子像半卷绸
将暮云与收获的村庄缓缓
系紧

我们踩着夕阳
在堤岸徘徊 在林间寻觅
时而如归鸟，时而似残叶

剪过河面的风
越过炊烟与谷垛，牵引我
们的脚步

龙云寺·重阳

淡淡的云流转，是龙嘘出
的云霞
龙云寺，是春秋山泛黄的
史册里

凝成的一抹菊
临风而立，披着清秋的家
浆

那位扫叶的老尼姑
恰似一枚浸透夕光的银杏
山空灵，寺澄明
重阳高处
开不出夏日的喧嚣
唯有几粒缠着桂子的檀香
袅娜着禅意

我们村的秋天最像秋天。爬上后庄大坝，举目四望，稻田一路铺出去，黄得耀眼，黄得舍不得割——我头天这样想，第二天一早，我爹我娘就率领我大姐二姐挥镰刀下田了，我姑我姑父率领我表哥表姐挥镰刀下田了，村里其他人家也带着家人挥镰刀下田了。一时间，田里都是人。不几天，满眼黄澄澄的稻田就变得光秃秃的了——满也不是全秃，还有些稻棵子，或挺立或倒伏在田里。

我跟爹央求，给我磨把镰刀吧，我想下田割稻。爹说，管好你的牛。

我跟娘央求，给我磨把镰刀吧，我想下田割稻。娘说，看好你的鹅。

清早，他们去田里继续割稻，我牵出我的牛。露水真大，农历八月的露水，大得能打湿裤脚，田埂上走一趟，裤腿湿半截。我可以骑在牛背上，可现在还有一群鹅，我不能骑在牛背上赶鹅，不然，鹅就飞了，只好牵着牛赶鹅。牛是老牛，通人性，低下头，等着我踏上去，再一昂头，把我掀到牛背上。我拍拍牛，指指前面那群鹅，牛明白了，摆摆耳朵，又低下头，慢吞吞移动四蹄。前面的鹅别着就两只脚，也别着两条腿短得挨了地，可它们张开翅膀，凌空、着地，再凌空、再着地，比牛的四条大长腿跑得快多啦，又是一大群，真不好管。我拉直牛缰绳，牛奋起四蹄，勉强跟上鹅群。

鹅们抢着下刚到割过的稻田里，抢食散落的稻棵稻粒。鹅的脑袋没有拳头大，里面能装啥？整天就想着吃。

牛就不一样了。大坝坡底的草不少都老了，牛低头去拱夹在其中的嫩草，再扬起下巴，用下槽牙切断，慢慢咀嚼；寻不到，也不恼。牛吃高兴了，会抬起头卷起上唇，扭头朝你笑。大眼睛水汪汪的，映出朝阳的红边。

我们村的秋天

吕树国

我突然可怜起牛来，稻子割完了，牛就要被套上套，碾场，犁田，翻地，然后种油菜，要干一个多月；春天时春播，秋天时秋种，人早起，牛也早起，人晚归，牛也晚归，一年年周而复始。牛，来到世上，就是为了要累死在乡间吗？那时我万万没想到，牛死后，人还会吃它的肉！

稻子割完，挑到场地上，准备脱粒。大姐二姐忙完放假回学校了，村里一些孩子也背上新书包上一年级了。我找我爹说我想上学，我爹摆摆手，“明年再说。”

我娘倒给我找了个活，“不是没事干吗，去，拾稻穗去。”

大人们都在场地上忙着脱粒，平常一块儿玩的小孩也都去上学了，只有我拎个小孩，像后来我写到的一个感叹号似的，在“野”一样的稻茬田里走几步弯一下腰，捡拾稻穗——这一大片地都属于我的了。我拾着拾着，忘了正事，开始追逐起蚂蚱来。蚂蚱捉到手里，没怎么着呢，腿就断了，半截子在我手里，另半截子却飞走了。这让我羡慕不已，能飞已经厉害了，缺了腿还能飞……

爬上大坝，远眺，天地在极远处合拢，画面由清晰渐渐模糊。微风浮动，能闻到新割的稻茬的清香。北边一片葱绿朝我扑来，是一块玉米地。四周无人，我大大方方唱着属于自己的歌，一跳一跳跃下大坝，走进了那片玉米地。我经验丰富地掰了几颗嫩玉米棒子，返回大坝。藏好玉米棒，舜



了几把干草，又跑回家偷了一盒火柴。

大坝上冒起一股烟，能闻到烟杆中有烤玉米香气。看火候差不多了，我扒拉出玉米棒。玉米粒本来晶莹剔透，现在烤成了焦黄，玉米汁噼噼响着往外冒，聚成小水珠，挂在玉米粒上，欲滴未滴。香气像一把钩子，探进我肚里，我五脏六腑一下乱了。

我一脸黑灰一嘴黑灰回到家，已到傍晚放牛放鹅时间。我爹看到我黑乎乎的样子，愣了一下，我趁他还没伸出巴掌，赶紧跑到牛圈，牛却不见了；又赶紧跑到鹅笼，鹅也不见了。原来大姐二姐放了学，早一步放牛放鹅去了。我知道自己闯下大祸，闭上眼等着挨巴掌，等了好一会没等到，睁开眼，我爹已回到场地上忙活了。秋天真好，收稻子真好，动不动就爱用巴掌的那人脾气都变好了。

稻场上上稻子一堆一堆，溜尖溜尖的，夕阳打在上面，橘红和金黄挂在一起，稻粒颗颗闪光。村上人脸上也放光，都在笑，看着夕阳笑，看着稻

子笑，甚至看着我笑。笑容那么多，淌得满稻场地都是。

晚饭吃的是秋辣炒鸡蛋。这些天，鸡们胸脯挺得高高的，吃虫吃稻，劲头十足，蛋下得勤。几十只母鸡每天一下一个，一天就有几十颗蛋，我娘大方地炒了三个。秋辣椒辣，我不惧它，吃得香。我爹站着就把饭吃完了，不知从哪抓出一瓶七毛毡，抿了一口，按上瓶塞，一抹嘴，又回到稻场。

月亮升上来，月亮，凉意也如月光笼罩下来。我躺进草垛，仰望星子一粒连着一粒，像万只萤火虫牵着手，舞成一团。月光扫过歪脖子树，树影子贴到墙上，墙上似乎有一条龙，一股风来，龙就张牙舞爪起来，睡熟了，我努力睁大眼睛，努力了几次，还是没忍住，睡着了。

我睡醒的时候，娘拿来了蚊帐和苫子，在场地上铺了稻草，垫上苫子，蒙上被单，支起蚊帐，